

文學初步讀物

# 羅才打虎

李南力著  
顧羣插圖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文學初步讀物（第一輯二十種）

解珍解寶

施耐菴著

周鐵漢

徐光耀著

火燒赤壁

羅貫中著

血緣

劉白羽著

中國寓言選

本社編

一架彈花機

馬烽著

故鄉

魯迅著

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

郭沫若著

科爾沁草原的人們

瑪拉沁夫著

春蠶

茅盾著

爐

魯琪著

鬥爭錢文貴

丁玲著

羅才打虎

李南力著

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

巴金著

趙小蘭

金劍著

小二黑結婚

趙樹理著

一車高粱米

王桂山、劉學智著

沙家店戰鬥

柳青著

戰士快板詩

王太炎等著

## 羅才打虎

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常常和鄰近的小朋友們一起去找我們的老朋友羅才叔叔玩。

羅才叔叔是個身材高大，粗手粗腳的青年人，他的力氣在我們鄉裏數第一，兩大桶水，不用扁擔可以從一里外的水井那裏，一口氣提到家來。★看他幹活，誰也佩服。他的心腸又再好不過了，人有困難去找他幫忙，從來沒拒絕過，有時候簡直問上門去替人出力。祇要他一閒下來，我們就爬在他背上，脖子上，一抱他揪得緊緊地，在地上翻來滾去，鬧得嘻嘻哈哈連天，他是從來不發脾氣的。

鄉上的紳糧都爭着僱他打長工，他却總幫不久，和有錢人鬧不到一塊，一面嘟囔着『人窮志不窮』，一面捲起鋪蓋就走了。

在我們小孩子心裏，實在不懂得這裏頭有啥子道理。

● 紳糧就是地主、財主。



有一天中午，我們幾個小孩子正在商量晚上乘涼的時候，怎樣設法在『瞎貓捉老鼠』的遊戲當中，好整他一下，一個也不叫他捉住，好罰他在第二天給我們從山上帶野梨子回來。已經快要商量妥了，突然聽見王家的院子裏，羅才大聲地說：

『我不幹啦，不吃你王家的飯，我還是一樣活！』

又聽到王老板用他那吸大烟吸得發乾的嗓子沙啞地乾吼着說：

『給我滾！我有錢還怕請不到人！』

他們一個一句，越嚷越大，越

說越兇，大吵起來了。我們幾個小孩子吓得甚麼惡作劇的計劃也商量不去，連他們吵的甚麼也沒聽出個名堂，一個個沒精打采地各自回了家。

第二天，我母親看見我呆在家裏，東摸摸、西撞撞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心裏像少了件東西，她明白我是因為不能去找羅才叔叔玩，就說：

『不要再一心想着去跟羅才打鬧咯！人家走夕陽關學打獵去了，一年半載也不定回來。該發蒙讀書咯，一年小、二年大的，要不就給我提上筐筐揀牛屎去，也沒見七八歲的娃兒，成天只顧耍。』輕輕嘆了口氣，她又說：

『王樂甫那個狗寶紳糧，也真叫銅元當眼鏡——認錢不認人！』

原來羅才叔叔頭天替鄉裏一個孤寡老太婆幫挖紅薯去了。王老板找他抬轎子去接閨女，却那裏也找不到他。兩人就此吵起來，羅才叔叔一氣，又歇工不幹了。

他想着憑本事吃飯，再不走到人矮檐下低頭，聽說夕陽關有個出名的打虎匠要收徒弟，倒也很合自己的心意，下決心幹，第二天就去了。臨走時，他還對人說：

『門不過紳糧那起子人，我去鬥老虎，就是出氣也出口像樣的大氣。』

好多年過去了，我們這一幫子小孩，也都長成了大人，種田的，做生意的，上學的，各人按照自己不得不選定的職業去過生活，童年時候值得回憶的事情，漸漸淡漠了。羅才叔叔雖已學成了獵人，有了一件獵子皮做的圍裙，和一根麂子腿骨做的旱烟袋，可是從來沒有聽說他打過一隻老虎，一年四季祇靠捕些獐子、兔子、麂子、刺猪……等一類的小野獸來維持生活。我們有時見到他，還半開玩笑地說：『羅才叔叔，啥時候打了老虎，別忘了叫我們去分虎骨哇！』他倒是充滿着自信回答：『當然要得！就是不能你爭我奪打起架來。』往往在這種時候，他非常願意同我們多聊一會，而我們却各人要顧各人的生活，不能去聽他那些現在想起來實在很美妙的打獵的故事。

於是，羅才叔叔又祇有去同更晚一輩的小孩們交朋友了。他常常把些刺猪鬃啦，麂子角啦，野鷄翎子……等等，哄着一大羣小孩子，打打鬧鬧，做遊戲，仍舊是先前那個脾胃，對小孩子完全一視同仁，連王老板家的二毛子，也時常得到他送的小東西。

但是，有一次，正當他把十幾枝野鷄翎子分給了小孩們以後，大家在晒

壩上玩得很高興，王家的二毛子突然跑過來，把一枝野鷄翎子往他面上一摔，又着雙手裝模作樣，哼呀哼呀地說：

『窮鬼，懶鬼，我爹說不希罕你的野鷄毛，他要上城裏給我買七八尺丈來長，真正的翎子咧！我爹還說，你那陣不肯幫我屋下力，說得多有志氣，現在呢，死沒出息，』二毛子把嘴一歪，鼻梁一皺，『說要打老虎，其實連老虎的屁眼也不敢聞！白霧坪出了老虎啦！你敢去打！我爹說，那是我屋王家的山神，看誰能動牠一根毛！』

小孩子們都怔住了，只見羅才叔臉上一青，咬了咬牙，猛一站起來，似乎就要抓住二毛子卡個半死，但是他的眼睛卻充滿了淚水，一句話不說，祇狠狠地盯了二毛子一眼，頭也不回，氣得脚步不穩，歪歪倒地地跑了。

白霧坪是架方圓六七十里的大山。山上的蕨草長的有一人多高，葛藤糾纏成網網，松樹、杉樹、青杠樹擠的密密匝匝，樹枝子穿來拂去遮得看不見天日，樹葉子落下來墊了厚厚一層，漚得發臭，就是晴天，山上也是霧氣沉沉的。是不是王老板的山場，還很難說，不過王家確實已招了四家佃客在那裏開荒，每年的包穀租子就收百十石。王家還在繼續招人，但是要在白霧坪

山上生活可真夠難。光說擔挑水吃，上山下山得走十來里路，借個火種，也得走三五里。狼和野豬，成羣結隊地來去，牲畜、莊稼，甚至人口，都是從牠們嘴裏搶出來的。每年冬天，又要肩挑背馱給王老板把租子送上門去，生與死真的如同一根頭髮繫千斤。自從出了老虎，山上那四家佃客的豬已被拖去三隻，有一家的牛也被咬死了，多虧發覺得早，才搶下了一張牛皮、百多斤牛肉。

佃客們商量要請羅才去打山，王老板却差人送信去，叫他們出錢修山神廟。

佃客們合計了一下，修廟和請羅才同樣是花錢，但如果真的打了老虎，自然比有名無實地修一座廟好些，就去同羅才叔叔商議。羅才叔叔向來知道白霧坪山上佃客們窮苦，打虎又是他一直存在着的願望，他表示不要他們的謝禮。自己先去察看了老虎的足跡，在幾個埡口上選好了點子，帶了他的兩隻獵狗——一隻名叫烏嘴，一隻名叫黑寶，就住到白霧坪一戶佃客家裏了。

王老板知道了，心裏老大不高興，找到羅才，當面威脅說：『你有多大本事敢去打老虎，還不是送上嘴去的糧食，再說，我早講過，那是我屋王家

的山神……」然而羅才說：『老虎是害人的，就是你王家的祖宗我也要打。』他又對佃客們威脅，誰要是幫了羅才的忙，白霧坪的地，就決不能再給他種。

羅才叔叔真的去打老虎了，我們好多人都為他緊張起來。到處在談論着，打聽着羅才打虎的消息。

一天，兩天——白霧坪來的消息說：老虎不見了。我們都替羅才輕鬆下來，老虎怕羅才，雖然沒有打上，這股威風也夠塞住王家的嘴了。

但是，羅才到底是有名的打虎匠的徒弟，他知道老虎不是真的躲開了他，不過因為山上忽然增加了人，添了兩隻機靈勇敢的狗，一時不敢亂動，仍在觀察動靜罷了！

六天過去了，老虎餓得受不住，又出動了，像故意向羅才挑戰似的，恰把羅才住的那家佃客的豬兒拖走了一隻。

察着足跡，羅才判斷老虎住在一個石岩框下面，從那裏出來，一定得經過一個山嘴，山嘴上有一棵大松樹，老虎擦癢擦掉的樹皮印子也很新，樹下還有落下的虎毛。

仗着自己槍法的準頭和膽大，他不挖坑，不下藥，搯了兩桿槍，帶着兩條狗，就去了。

到了山上，他把牛角號「嘟嘟」一吹，兩條獵狗先是猛一跳，離開了他，回過頭來又看了看他指定的方向，一面嗅，一面叫，一直撲向老虎的窩子去了。

一向是比較清冷的荒山被擾亂了，山谷裏回應起號聲和狗聲，震過來響過去，滿山的樹葉也簌簌地響。老虎驚得呆不住了，離開了窩，從石岩框下面走出來。

鳥嘴首先趕到，截住了老虎的去路，對着牠狂吠，惹得老虎一連噴了三口痰，仍然沒有把鳥嘴震倒。牠一發威，抖得身上的毛全豎起來，照準鳥嘴就是一撲。好鳥嘴，見牠來勢不善，靈巧地往旁邊一跳，恰恰到了老虎的後面，還是不停地狂吠。老虎見撲不着，拖着尾巴就往山嘴上走，鳥嘴一步也不放鬆牠，緊緊地跟在後面。接着黑寶也趕到了，兩隻獵狗趕着一隻老虎向山嘴來了！

羅才叔叔這時已經在山嘴附近三十來步遠的地方坐好了，裝好了彈藥。

的兩支槍也都依托着石頭，對着大松樹瞄得準準的。

站在另一山頭的佃客們——他們不敢直接去幫助羅才，羅才也不讓他們一道去，遠遠望見黃乎乎竟有水牛犢那麼大一隻老虎，走動起來震得兩旁的樹木都亂搖晃，一直朝羅才叔叔坐點的地方走，心裏都發了緊，擔心羅才收拾不了牠，就大聲地吶喊起來。

羅才叔叔從樹木縫裏看着老虎，睜圓了一雙怪眼，一縱一跳，把踩斷的樹枝子彈起好遠，氣息呼呼的，同時發出令人難耐的又臊又腥的氣味，一直撲向大松樹來。

羅才叔叔看見真是那麼一隻大老虎，也不免有點吃驚，怕的是一顆兩顆槍子攔不倒牠，但他盡力沉住了氣，把火槍緊靠了胸膛，目不轉睛地瞄着大松樹。

依照習慣，牠就勢靠着樹蹲下來，後身往樹幹上一擦，針形的松葉登時紛紛亂落。

老虎走近大松樹了，銅鈴似的眼睛，一面東張西望，一面看着跟踪而來的兩隻獵狗。羅才叔叔不敢怠慢，渾身一上勁，右手食指像個鐵鈎似地用上

了力，一扳槍機，火光一閃，『轟』地一聲，槍響了！就在這麼強烈的火光閃爍和陡然發出了巨響的聲音下面，羅才叔叔那老獵人的眼，連眼皮也沒眨一下，他看見老虎應聲倒地了；當他握緊了第二支槍準備再放的時候，他又看見烏嘴像平時他打中了別的野獸一樣，已經猛一縱跳，上去咬住了老虎。他以為老虎已經完了，第二槍就沒有再放，想起身過去。

然而，只是一霎眼的工夫，他把機會放過了。老虎原來並沒有死，祇是被打斷了一條腿，在突然的震撼下倒下了。當烏嘴一上去咬住牠，牠被新的痛楚所刺激，一下又醒了，毫不猶豫地一扭頭，牠一口咬住了烏嘴的頸脖子，狠命一提，連烏嘴，連牠自己身上被烏嘴咬住的一塊皮肉，一齊拖開了。黑寶跟在後面，剛要上去，被牠豎起尾巴，像一根鐵棍一般，猛一下又把黑寶打倒了。

羅才叔叔竟沒有來得及分辨清楚他的兩條獵狗是怎麼結局的，也忘記了立即放第二槍，老虎已經連蹦帶竄地跑啦！

當羅才叔叔三步併兩步跑到大松樹跟前，看清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時，

在他心裏同時產生了憤怒和懊喪。他看見自己好幾天的辛苦，和兩條那麼忠實、勇敢的獵狗，烏嘴只換得了地上一小灘黑血，特別是還沒有最後死去的黑寶，躺在地上噁氣，想站起來又站不起來的光景，他就更痛心於自己的魯莽。

他俯下身子把黑寶抱起來，摸摸牠身上，感覺得出來，黑寶的後半身已經連骨頭都被老虎尾巴打碎了。黑寶還能用最後的力量，伸出舌頭舔牠主人的手，用似乎就要永別的留戀的眼光望着他。這就更增加了羅才叔叔心裏的不安。

『別難過，這是我的錯，我要替你們報仇的。』他又在黑寶身上撫摸了一遍，像安慰臨終的親人那樣，喃喃自語，抱着牠，一步慢似一步，朝他住的地方走回來。

走了沒好遠，迎上佃客們，他們只聽見了槍響，再看不見了老虎，以為打死了，正趕來看結果。

一見羅才叔叔抱了狗走下山來，全都驚住了。『羅才，怎麼啦，你的狗？』一個性急點的忙問。

羅才叔叔沒有回答，祇顧走。

『完啦？』那個人在他後面嘟囔着，『沒有打着老虎，兩條狗也賠上哩！』  
『甚麼？』羅才像被甚麼猛地刺了一下，他扭回頭瞪了那人一眼，那人瞧見他那嚴肅的眼光，不由地倒退了兩步，陪着小心說：『我……我不過是問問你。』

『沒有完，』羅才叔叔忍住自己的痛苦說，『這隻老虎我是包定了的，我還要打牠，很快就打着牠。』他再低頭一看黑寶，黑寶已經死過去了。他還用手去摸了摸牠，突然下了決心。接着又說：『我真不忍心這樣作！』佃客們忙驚訝地問：『甚麼事呀？』羅才叔叔把黑寶抱得貼在胸膛上緊緊的，摸了又摸，然後說：『就是牠，我還用牠一次，捨不了兒子打不了狼！』  
羅才叔叔決定下藥，又察看了一次那天老虎的去向，發現一路上都祇有三隻足印，傷還不算頂輕，而且縱跳不靈，已經另外尋了個葛藤網子藏起來。

他把毒藥安進黑寶的肚子，在傍晚時候措去放到離老虎藏身地方很近的一棵杉樹下面。

第二天絕早，他起身以後，對他住的那家佃客留了一句話：『你們多約幾個人，過一會來抬老虎。』他說着，扛了火槍，走出了門。那個佃客也急忙披了衣服起來，想叫住他，等約齊了人再去，但是他已走遠了。佃客只好也準備下火槍，去邀約其他的人。

羅才叔叔這次是十拿九穩的，他相信他那位出名的打虎匠師傅傳授給他的方子，一定會生效的，何況還是一隻受了重傷的老虎。

他走到放餌子的跟前一看，黑寶不見了，附近稍微鬆軟一點的泥土上，亂七八糟踩上了好多的老虎足印。『畜生，』他痛快地罵了一句，『看你再有多大本事！』順着足跡，他一路找去了，想着牠就會倒在附近地方的。

找着，找着，已經走過了老虎藏身的葛藤網子，足跡沒有了。他又回過頭尋找有沒有岔了路，老虎足跡確實只到了這地方。

羅才叔叔在葛藤網前面停了下來，盡力從一些葛藤縫隙裏往裏看。他一注意到這點，就發現了葛藤網前面的一叢蕨草被踐踏得十分凌亂，同時，他聽出了老虎在葛藤網裏喘息的聲音。現在他才明白，雖然他沒有看見老虎，可是事實上已經和老虎是面對面了。他試探着用火槍筒子去撥葛藤，乾枯了

的一些葛藤枝子，禁不住就噓噓地響起來。

『撲——呼哧呼哧！』老虎突然噴出一口痰來，羅才叔叔吓得一收槍，往旁邊盡力一跳。『虎倒不失威』，他記起了這一句俗語，又想到那天烏嘴的遭遇，心就不由得跳得更快些。

老虎吃了餌子以後，因為山上找不到水喝，毒藥發作得慢，回到葛藤網裏想睡睡覺，又煩躁得睡不着，漸漸的肚子裏痛起來，痛得心裏發慌，幾次要起來找水喝，又覺得渾身沒有勁，所以老躺在那裏喘氣。羅才一撥弄葛藤，又驚醒了牠，因為沒有了別的本事，就隨口噴了一口痰，豈知這麼一使力，肚裏、身上，更加痛得不行，因此喘得更厲害。

羅才叔叔定了定心，仔細再聽了聽老虎的喘息，知道是毒藥正在猛烈地發作，膽子也陡然壯了起來。他重新用火槍筒子去撥開葛藤，觀察一個仔細。他首先看見的，是老虎那雙半睜半閉、失去了神光的眼睛，然後他看清老虎已經因為痛楚，萎縮成一團。

羅才叔叔心花怒放，終於，老虎已被他打倒。

他抬起火槍來，瞄準老虎，準備一槍完全結果了牠。槍聲剛一響，老虎

同時吼叫了一聲，拼出了最後的力量，照直對着羅才撲了出來。羅才叔叔完全沒有防到這一下，驚叫了一聲：『哎呀！』朝身後倒了下去。他後面恰是一個丈來高的土坎，身子一翻騰，他跌到了土坎下面一塊荒草地上，火槍却不知擱到了甚麼地方。隨着，老虎因為用力過猛，也跌下土坎來。

羅才叔叔剛剛掙扎得站起來，一看老虎正掉在他面前。他不顧一切地跳上去，用雙手卡住了老虎的脖子，卡得死死的，用盡全身氣力把老虎頂在土坎壁上，一點也不敢鬆勁。

老虎跌的越加發暈，沒有更大的力量掙扎，但還是一面想拼力掙脫脖子上的束縛，一面用前脚想推開緊緊壓死了牠的羅才。藥性發作了，老虎的力氣更弱了。老虎的爪子抓破了羅才的胸膛，但他還是用勁地卡住老虎的脖子，汗珠子在他臉上亂滾，他喘不過氣來。胸口的血，直往下淌。

白霧坪的佃客們集合起來了，刀槍棍棒，每人手裏都拿了一件，來幫助羅才，他們順着槍響的地方趕來。

『瞧！』其中有一個人首先看見了羅才和老虎扭到了一起，『羅大哥着老虎咬住了！』衆人一齊發慌地問：『當真？那裏？』那人用手一指，大家